

/ 救 贖 之 道 / 就 在 笼 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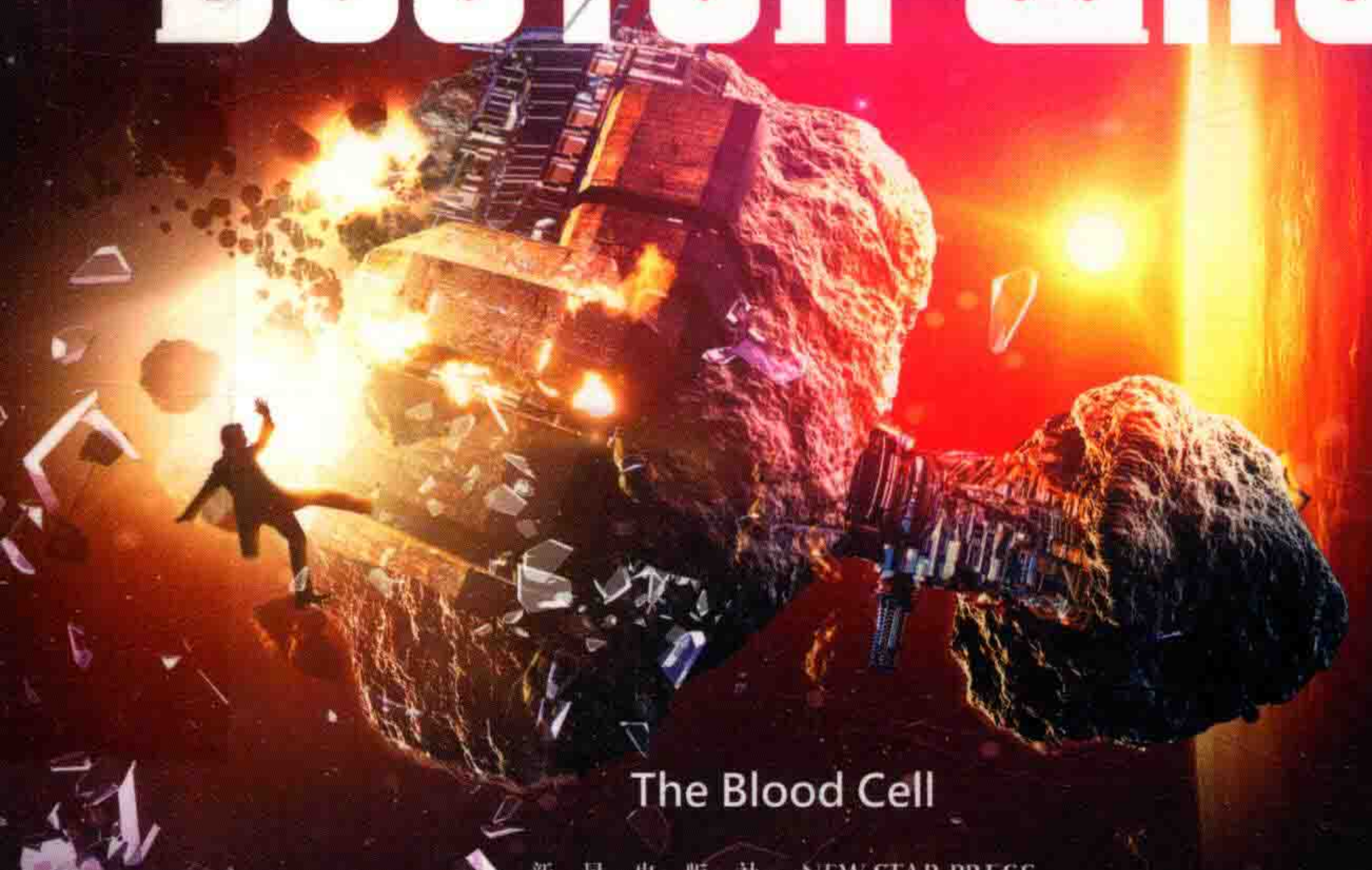


血囚房

BBC

(英) 詹姆斯·戈斯 著 萧傲然 译

DOCTOR WHO



The Blood Cell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BBC

DOCTOR WHO

The Blood Cell

血囚房

(英) 詹姆斯·戈斯 / 著

萧傲然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DOCTOR WHO: The Blood Cell by James Goss
Copyright © 2014 James Go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bury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Chengdu Eight Light Minutes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囚房 / (英) 詹姆斯·戈斯著; 萧傲然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133-2606-3

I. ①血… II. ①詹… ②萧…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7740 号

血囚房

(英) 詹姆斯·戈斯 著; 萧傲然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约编辑: 姚雪 朱明逸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付莉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8年4月第一版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606-3

定价: 36.00元

版权专用,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献给保罗·斯普拉格¹

他深深地爱着《神秘博士》

《神秘博士》同样也深爱着他

感谢安妮·莫尔关于罪恶的建议

同样感谢艾尔莎·斯莱登

感谢你的陪伴

1. 保罗·斯普拉格（1975.12.29-2014.5.8），英国广播剧发行公司“大结局”（Big Finish）的制片助理，该公司曾发行多部《神秘博士》的广播剧和有声书。本书写作过程中，保罗逝世。

1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

你首先要明白一点，犯人们的陈述不会道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揭露其罪行的往往是他们的沉默。

男人一言不发。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重复道。

坐在桌子对面的男人对我怒目而视，“你自以为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他冲我吼道。

我把属于他的物品托盘推向他，里头各式各样的小物件滚来滚去，叮当作响，在一堆废旧报纸中闪闪发亮。男人的眼睛像猫一样紧盯着托盘。

“这些东西是你的？”我对他说。他点点头。看得出，他急不可耐地想要拿回去。有个人物品的人全都是这副模样。就我而言，我对这类东西毫无兴趣，但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口袋和人生塞满回忆，即便他们的物品除了自己以外，对其他人来说一钱不值。我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至少现在没有。

我朝本特利点点头，她立刻心领神会地穿过办公室，从我手中接过了托盘。

“这是428号犯人的私人物品。”我告诉她。她略微弯了弯自己僵硬的脖子。本特利有两大特点——僵硬和乖戾，就像是柠檬蛋白酥。突如其来的荒唐联想把我给逗乐了，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不管我怎么尽力，就是没法和守卫长本特利好好相处。无论我做什么，在她看来总是不够好。不过她还是有她的用处的，而且我也清楚，她希望我能再严苛一点儿。我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和428号犯人谈谈正事。

我示意本特利将托盘拿走。“现在由我接管428号犯人的私人物品。”她说得挺正式，根本无意转变措辞来缓和一下语气。本特利就是这样的人，说话干巴巴的，跟本说明书似的，但也和说明书一样毫无纰漏。无论是她的制服、鞋子、发型，还是其他，一概井井有条，透露着一股冷峻。

“很好，本特利。”我朝她颌首示意，“注意，确保送它们入库的路上出点意外，好吗？”

428号犯人立即站起身来，大声斥责我不明白状况，诸如此类。这个错误的举动立刻引发了回应，一个狱警机器人在检测到他的反抗行为后，猛地从墙上飞出，用爪子钳住了犯人的肩膀。说句公道话，428号犯人并没有痛呼出声，他只是脸上肌肉一抽，愤怒地转向机器人，“放开我！”他吼道。

然而狱警无动于衷。这些机器人连脸都没有，就是一个纯粹的坚硬圆柱体，上面装载着各式各样的尖锐附肢。人们早就不会对狱警机器人大喊大叫了，因为根本无济于事。大部分狱警机器人缺少语音处理器，所以也无法回复。它们完全就是一块块冰冷的铁，即便它们在伤害你，也不会有丝毫的反应——简直跟我的第一任女友一模一样，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28号犯人大声呵斥着狱警，想要挣脱开来，真是愚蠢透顶。狱警施行的是经过批准的安全钳制措施，你挣扎得越厉害，它们就钳得越紧。此刻，428号犯人想必十分痛苦，他一脸的怒不可遏，被铐住的双手使劲地挥舞着，像要赶走一只嗡嗡叫的苍蝇般驱赶着自己的疼痛。

“那些东西很重要，伙计，你看一眼就知道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直勾勾地盯着我。真是怪了，监狱里没人敢直视我的眼睛，就连本特利也会回避（她当然是获得允许这么做的）。

“我早就检查过你的东西了。”我告诉428号犯人，故意在语气中露出一丝不耐烦，“一文不值，无非就是些小玩意儿和废纸片罢了。”

我从本特利端着的托盘里取出一件小小的、像是一支钢笔的物品，拿着它往自己的牙齿上敲了敲，然后微笑地看着428号犯人，享受着这一瞬间的对视。他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废纸片？你根本什么都没有看！”428号犯人怒吼道，

“先让这家伙放开我！别像个白痴似的，我们好好谈谈，怎么样？”

本特利眼神闪烁。我猜就连狱警都有些瑟缩——从没有人敢这样和我说话。

像是察觉到了这阵尴尬的沉默，428号犯人马上四处环顾了一下，然后厉声问道：“又怎么了？”

“你想让我读读这些文件，是吗？”我问他，一边向本特利递上来的托盘伸出手。

“读吧。”428号恶狠狠地说，“我不想和蠢货周旋。随便拿起一张读读吧，给大家都节省点时间。”

气氛又僵住了。我随即拾起一张标题是母星系上发生动乱的报纸碎片，用食指和拇指捏着纸张晃了晃，然后微笑着松开手，让它自由落体，掉落回托盘。

“你必须称呼我为‘长官’！”我的语气严厉起来，话里蕴含的怒意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瞪着我。也许他的脸上怒潮汹涌，但他的双眼却湛蓝无比，就连他的无理冒犯都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许多人在面对我这样位高权重的人时都会不大自在，而428号犯人很明显是个例外。所以我准备好好享受享受这种难得的际遇，就一会儿。

“别犯傻了，长官。”他几乎挤出了一个甜蜜的笑容，“读

读这些文件吧，然后我们就都能回家了。”

我打了个响指，狱警松开他，缩回到壁龛里。428号犯人想要揉揉自己的肩膀，无奈戴着手铐，只能改用拳头捶捶。

“知道吗？”428号若有所思，“这种按摩方式相当提神呐。给这种手法取个好名字，你就能在保健俱乐部里赚个盆满钵满。要我说，也不用费神想名字了，就叫‘尊巴¹’吧。”

发表完这番令人费解的言辞之后，他像只落水狗似的抖了抖身子，坐回到椅子上，然后伸开腿，把铐着脚链的一条腿搁到另一条腿上。接着，他的脸努力做出一副正在忏悔的谦卑表情。

“瞧见了么？我正努力给您留下点儿好印象，长官。”他几乎有些讨好地对我说道。

“为时已晚。”我回答。

“好吧，我就知道。”428号犯人点点头，“说实在的，和人打交道我从来都是尽心尽力，结果从没有人认真听我在说什么，真是莫大的遗憾。长官，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要是哪天能早点儿收工，美美地看上几集《呼叫助产士》²，惬意地过上一晚，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你们这里也能看到这个节目吗，长官？”

1. 一种由舞蹈演变而来的健身方式，融合了桑巴、恰恰、探戈、弗拉门戈等多种南美舞蹈形式。

2. 《呼叫助产士》（Call the Midwife）是BBC出品的一部著名电视剧。

“不能。”我告诉他。但不知为何，我居然有了点笑意，费了不少劲儿我才把这丝笑意压下去。

“真遗憾。”他叹了口气，“这个节目可有意思了，讲的是小宝宝和自行车，恰巧这两样东西我都喜欢，要是现实生活也能这么轻松简单就好了，对吧？”

我咳嗽了一声。

“……长官？”他恭敬地补充道，抬头看了看我，眼神活像一只满是期待的小狗。“瞧见没？咱们相处得越来越好了，对吧，长官？我没指望能够说服您把我的宝贝还给我，您能吗？不过就宝贝程度而言，它们真的是无价之宝。”他说完停顿了一下，“长官。”

我笑着摇了摇头。

“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他说，“看一下我托盘里的纸，看完您就明白了。”

我有点犹豫了。

428号鼓励地冲我点了点头。

然后我打了个响指。

本特利毫不在意地打开了焚化炉的一个盖子，将盘子里的东西丁零当啷倒了进去。428号犯人一开始似乎想要抗议，但他最终只是盯着东西消失在焚化炉里，然后陷入了彻底的沉默。“好吧，真是遗憾。本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的。”

随着本特利关上盖子，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她随即转过身子对我说：“很遗憾地通知您，长官，428号犯人的私人物品在入库的途中丢失了。”

“失职啊，本特利，严重失职！”我不耐烦地啧啧道。

她点点头，似乎在深思我对她的谴责，随后僵硬地向我鞠了一躬，离开了。我可能不怎么喜欢本特利，本特利可能也不怎么喜欢我，但我们两人各自行事的方式都非常高效。本特利的方式显然更加死板——她方方面面都是如此。不过，本特利每一次都能搞定所有的事，向来如此。

与本特利的做派相反，428号犯人此时正懒洋洋地瘫在一张金属椅子上，扭着身子想要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428号犯人，我们刚才谈到哪儿了？”我靠在椅子上，尽情地享用着软和的椅背，这真是相当奢侈的享受。无须多言，428号犯人的椅子不过是一块用螺栓固定在地面上的金属板而已。

“你刚刚在问我，长官……”428号没精打采地说道——难道这是他准备缴械投降的第一丝迹象？“问我知不知道你是谁，而我则就个体身份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别有深意的质疑，相当于升华了你的问题。”他耸耸肩，“我当然知道，长官。”

“那我再重复一遍问题。428号犯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428号犯人的态度一度多变，他时而乖戾愤怒，时而粗鲁莽

撞，刚刚又很友善亲切。而如今，他打了个哈欠，“是的，长官。你无非是想让我告诉你，这里是位于深空中某颗小行星上的某座监狱，而你则是这座监狱的典狱长。”

“很好，428号。”我满意地说道，“不过，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座普普通通的监狱。这座监狱独一无二，只有罪大恶极的罪犯才会被送到这里来。而根据可靠的消息，你是其中最为罪不可赦的那个——”

“实话告诉你，我是无辜的。”428号闪过一阵怒意。

“我知道，这里所有的囚犯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我啧啧道，“请不要再打断我说话，否则我就叫狱警动手了。我刚刚说到，你是本区最为罪不可赦的罪犯之一，反抗母星系政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不过，”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和428号一样随意，

“我得告诉你——我对你的犯罪细节丝毫不感兴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你待在这里，就归我管。我将这里的所有犯人都当作朋友，我希望对你也是如此。怎么样，428号？”我身子向前倾了倾，对他笑道。

428号思考了片刻，“我不大习惯管朋友叫‘长官’。”

“就为我破个例吧，我的好伙计。”我告诉他说，“你麻烦很大，428号，而且——”

“对了，能不能别用数字称呼我？”428号犯人突然打断了我，“我的名字是博士。”

“听着就像是罪犯的化名。另外，这里不允许称呼犯人名字。”

“这样行不行？既然我们是朋友，不如各自为对方破个例，怎么样？”

有时候为了获得理想的结果，对某些条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我很庆幸本特利没有在现场目睹这一切，否则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那么好吧，博士。”我在脸上堆起亲切的笑容，“你知道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428号想了想，“是不是跟越狱有关？”

“回答正确！非常好，428号，正是和越狱有关。你是新来的，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比如，你是绝不可能从这座监狱里逃出去的。即便你还能一次次地从牢房里逃走，还要过狱警这一关，然后是本特利守卫这一关，另外还有高墙、围栏、外围防御工事。最后，还得穿越遥远的太空才能回家。我不知道你被送过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外头的情形，我们位于本星系最边缘的一颗小行星上。我们只有几艘补给飞船。根本没有办法逃出去，可你却一直不停地想要越狱。”

“是这样，没错。”428号温和地点点头，“就当是我偶尔想要度个假吧。”

“有些犯人会编篮子，这可以让他们保持心态平和。”

“我可没时间去做什么手艺活儿。”428号低声抱怨道，“我就继续越狱吧，反正对你而言都是一样的。”

“当然是一样的，随便你。”我十分大度地挥了挥手，然后又伸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很愉悦地注意到他的脸哆嗦了一下——显然他的肩膀还在痛。“想逃的话就尽管逃吧，朋友。我非常信任我的团队，我敢说他们也都想要多操练几次。真是要感谢你，要不然他们防越狱的本领只怕要生疏了。”

“我的确尽力而为了。”428号犯人居然有些得意。

我心里想象着将他塞进焚化炉里的场景，但脸上仍然笑容满面。“没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嘛。”我站起身，示意他可以走了。“跑步——走！428号，回你的牢房，继续享受你的越狱之旅吧。”

“你就是不明白。”博士——也就是428号——没有动弹。

“你说什么？”

“你就是不明白，长官。”428号犯人重复道，“我这么多次越狱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见到你。”

“是吗？”我停了一下，想听428号多说几句他的打算。

“你想要见我？”我玩味地倾身向前。

“是的。”他说。

“好吧。我很高兴帮助你解锁了这项特殊的成就。”我满意地点点头，“接下来的话，试着学一门语言怎么样？”我大笑

道，同时对狱警机器人一挥手，“带他回牢房。”

“别走，蠢货……长官！”博士起身探过桌面，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大声嚷着。而此时狱警已经从墙上冲出来，用带电的触手将他层层裹住。“我必须见到你！”他愤怒地大喊，完全不顾身上的疼痛，“我必须警告你！你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对不对？你必须听我说，否则这里会血流成河！”



2

我定下规矩，绝不去了解犯人的过去。毕竟所有的人都有些见不得光的秘密，不是吗？而且我也会尽量信守承诺。所以，当我对428号犯人说我当他是朋友，也不在乎他犯了什么罪的时候，我是真心的。

即便如此，428号犯人依旧我行我素。新来的都这样。这座监狱并非寻常之地，很是要花些时间才能适应。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透过飞船舷窗看到这座监狱时的心情，当时本就已经十分低落的情绪，更是直接掉进靴子里，藏到了袜子下面。其实我早就知道这座监狱是什么样儿——毕竟在上一份工作中，我就参与了监狱的早期规划。然而，在我们向来瑰丽绚烂的星际版图上，我却参与建设了这样一个完全被灰暗和冰冷笼罩的所在，想来实在让人心惊。闪烁着寒光的反重力带和外围防御工事在这片黑暗中堪堪投下几缕光，似乎给灰蒙蒙的地表点缀上了些许颜色，你也许会看到大地一片深邃的紫色，甚至微微泛出靛蓝的色调。

但事实上，这颗小行星就只是一块硬度可嘉的石头罢了，硕